

唐虞夏商周文穆
故宮信片第九輯(書畫) 每輯百張精裝一匣售洋三元

宋徽宗池塘秋晚手卷

上海發售處

上海棋盤街利文藝公司

上海泗涇路

故宮週刊

培基



公孫龍像 (南薰殿聖賢先賢之一)



漢譯滿洲老檔拾零(續)

毛文龍來書 天聰二年

二月又來書曰、初和之事、兩國告成、上若仍不棄和好、則兩國之臣、際此受福焉、不意先以厚恩遠播、使我愚父子辭受兩難、跪接使臣稱謝、復申前好、其大意、去官盡能言之、來員至云、留置甚不合容意、上之親善、合乎古人之道、且先王在撫順時、意見相通、詞旨盡善、兩國自肇慶以來、慰問不行、今接上書、如見顏色、疑團盡釋、何必以官作質、惟天鑒之、今以薄物、照初納之禮送之、務求上以實心作事、勿聽謗言、永歸於好、如膠似漆、勿作負心之事、上之官兵、所需布緞諸物、勿憂不敷、凡事竭力承命、孟子云、亦有仁義而已矣、何必曰利、請熟慮之、後又來書云、去年子登之來、非為他事、文武官員及先王不肯息兵、匿而未告、復書逆上之意故怒、欲來告、又恐畫虎類犬弄巧成拙也、遂棄妻子而逃、幸遇毛都

督、毛都督素知上意、納我之言而上奏、誠合其願、兩國和睦、子登雖死、則亦已耳、非子登之力也、乃天實為之、自此以後、始終務必歸於一律、勿負都督善意、凡事商議而行、何患事之不成、意有未盡、請再言之、又一次來書云、我素以禮觀待人、並無二心、惟以誠實、對天下人惟此心、對上亦惟此心、上之旨來、無不領受、一以遵旨而行、事事與人商說、互相發明、無可復疑者、立待上之回音、未盡所言、三月二十五日來書云、副將王子登告曰、王子登盡心竭力以將事、詎知二處均無利益、誠天地間無用之人也、伏思上執關科、送往北京、今我雖有善言、不能見信、毛都督又責備於我云、上固寬仁厚澤、尊賢禮士、乃信謠言、以致此耳、不惟不加親愛、反使滿洲人擾害地方、復以大言欺我、此皆王副將之過也、當是時、中心憂之、不遑居處、上惟知馬通事之殺、及送往關科、不知皆彼二人所作之非、馬通事在路遇六七人逃來、射擊一人、斬殺一人、其餘之人敗走、登山而得免焉、馬通事至島之次日、敗出之逃人來島、在毛文龍之衙門、見馬通事在、食日、爾

非途中殺我滿洲人者乎、遂擒之、往告毛文龍、毛文龍反打逃人、滿洲地方之事、何告於我、遂不訊問、逐出之、其入乃往黃戶部之門喊控、遂擒馬通事、馬通事忌妬關科、任意妄言、毛文龍知其言不由衷、故殺之、將關科送往帝京、上乃天生聖哲、何不計及此耶、使事逼壓、緝制衆人之口不可也、送往關科、原為善事、關科同黃戶部至北京、告知毛文龍與上不斷往來、互相行禮、科道官員、聞而奏毛文龍私交敵國、以奸計行叛亂、其事已實、夫毛文龍乃至貴重之臣也、惟聽信副將之言、始作此事、今文官之言不可聽、上勿使人言謝、以安其心、甚善、乃使使臣、復取逃亡之滿洲人、其謀淺矣、使者皆棄命如敵、雖取歸以居、有何益哉、逃來之滿洲人、皆係家僕、又何足貴、取之何為、上若欲成大事、可速遣人送書、從容謀議、能與毛文龍同為一家、則皆屬我有矣、古人云、謙受益、滿招損、漢高祖築台遇韓信、求賢若渴而得天下、唐太宗避程咬金之斧於老君堂、亦以寬厚得天下、去年七月、毛都督於文官之言、有懷於心、欲往登北岸、不意內一人與毛都督面議、我先往江都落執修遊擊以送、今執牛象額與關科、送往明帝之都、豈不合上之言、忽然前往乎、毛都督諱其言、事亦誠然、我已遣人往觀上意如何、誰意前往之人留後、上未思之乎、山海關北京之門戶、登萊兩府、乃北京之後路也、安可因此細故、以棄天下之大事乎、副將竭力言之、蓋念先王敕死恤養之深恩、致於如此、今雖逃、而上不使副將之戶口離散、關科送於明帝之都、副將之妻子、赦而養之、種種深恩、何日答報、故捨身為上、不避生死、竭力圖報、惟天

(接第二版)

清 鄒 一 桂 蠟 梅 天 竹 山 茶



明 文 徵 明 溪 亭 客 話

圖為紙本設色、縱三尺九寸八分、橫一尺一寸、石渠寶笈初編著錄、鄒一桂小傳詳見本刊第一期、



給石飛來瀑
水長湫然清
龍滿林壑
硤想是飛皇
上那涉世間
安其涼
戊寅御題
用其韻

綠樹陰中
水涵迴
何人清
以山中
史為詩
漢高五
月涼

圖為紙本設色、縱二尺一分、橫一尺四分、石渠寶笈初編著錄、文徵明小傳詳見本刊第一期、

鑒之、又劉副將於去年八月來島、謂上及諸貝勒、不善待之、未得事之虛實、即行解縛、心懷怨恨、十月劉副將之弟至島、告上及諸貝勒從寬釋放、劉副將喜極、毛總兵心亦快樂、升劉副將為外八營之副將、上復遣劉副將書、劉副將於彼處為我出力、諸於上、多道善言、安撫去人之友、以文於我、我暗中與彼作事、復得一臂之力也、上若疑及副將、遣人說明、謹慎他事、或暗地使人、則副將所言之虛實、即可知矣、上若坐失此時、恐千載難逢也、副將於去年五月、遣我家人、凡四次、至於此時、猶未見回、豈守邊之人殺之乎、或上留住而未遣乎、此事思欲往告、恐後容有難行、請上賜一滿洲文之牌、或以滿洲文嚴密封於文內、嗣後使者、則易於出入矣、特此上告、

朝鮮來書論惠覽貿易事 天聰二年三月初八日、朝鮮之使臣至、賈書云、在惠覽貿易之事、兩國和好、即無相怨之虞、但因前在瓦爾喀等六路所居者甚多、故商人至彼貿易、今瓦爾喀斷絕貿易者久矣、貴國似未盡知、雖口許義州貿易、而軍士不守紀律、遠近商人、恐難如期往、兩處通商、下國實不能盡力、不然、豈有此許貿易、而彼不許貿易之理乎、凡事創其始、宜慮其終、然後可以行、請察之、朝鮮來書報告察訪邊事 天聰二年三月十八日、朝鮮王遣使齎書來報、書曰、日者邊臣傳致來書、閱之不覺駭訝、敵邦既與貴國誓天約和、容受叛亡、於義不可、故遇有逃來人口、輒即縛送、既得來示、即令邊臣勤加察訪、報稱正月十一日曉、有不辨滿漢二十餘人、乘白馬由鎮江後山無人處橫過、向海邊去、似往投毛文龍營者、當時既失踪跡、無由得其實狀、姑此具復、幸貴國諒之、 (本段完)

石印素圖石譜出版

本院新出版物

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

以供同好每部四冊定價七元

角宣紙三元五角 清代文字獄檔第八輯五角 故宮書畫集第二十四期二元五角

清雍正耕織圖之一（攀花）

疎綃江綵長
 扶玉女梳妝
 花繁碧玉手
 弱細費銀釭
 新樣樣呈綾
 回文婉眉鈔
 不意最宜家
 輕裁可惜云

攀花



繪事雜錄（續）

明董所張廣博物志（續）

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、得之和色著物、則畫隱而夜見、沃焦山、風捲風石落海岸、得之滴水摩色染物、則畫見夜晦、外紀書房

宣帝之時、圖畫漢烈士、或不在畫上著、子孫恥之、而諱

扣外埠郵寄另加口袋 郵費每期大洋一分

杜陵毛延壽為人形、醜好老少、必得其真、安陵陳敞、新豐劉白、麗寬、並工、為牛馬飛鳥衆勢下、杜陽望亦善畫、尤善布色、樊育亦善布色、漢桓帝時、劉真畫雲漢圖、見者覺熱、又畫北風圖、見者覺寒、起居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、咸稱蔡君、交州陳留、並圖畫形像、為之目曰、文同三閭、孝齊參蕭、傳別

姜肱與徐穉俱微不至、桓帝乃下彭城、使畫工圖其形狀、肱臥于幽閑、以被緇面、言感眩疾、不欲出風、工竟不得見之、東漢書

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五代將相于省、兼命為讚及書、邕書畫皆擅名于代、時稱三美、東漢書

張衡字平子、昔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、豕首人身、百鬼惡之、好出水邊石上、平子往馮之、獸入潭中不出、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、可去紙筆、即去之、獸果出、平子拱手不動、潛以足指畫獸、今號曰、巴獸潭、歷代名諸葛武侯父子石軍大令、皆長于畫、（全段未完）

孤本名劇

鼎峙春秋（續）

第一百九十七齣 賞功聘良

（軍士引劉備上唱）

（賀新郎）宇宙幾時清、掃不盡英雄亂、恨未清平、（孔明上唱）羽扇綸巾最權衡、（關公張飛劉琦趙雲對伊前跪拜）

乾闥（深旁上全唱）喜把三州暗併、（劉備白）滿目干戈似局非、機深一着先推尊、（孔明白）始知成敗由天定、終以良臣佐聖君、（劉備白）軍師、且喜三郡功成、皆賴軍師妙算、雖呂望復生、亦不過也、（孔明白）此乃主公洪福、衆將雄威、荆襄合得明主、天與人師、非亮之力也、（劉備白）軍師過譽、備有何

（接第四版）

